

鬼刀

□ 蔡银保

在玩收藏……我时日不多了。这两样宝贝……你拿去吧,收藏好,留个念想……”

他缓了口气,“鸟铳是我爹娘留下的,他们采药攒钱请镇上最好的铁匠打的防身物。后来我背着它上山当了绺子,杀过鬼子……算祖传物件了。”

“‘鬼刀’……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偷的。偷它的经过,得从我爹娘惨死说起……”表叔陷入沉重的回忆。

他自小哮喘严重,爹娘常进深山为他采药医治。一次,一个穿长衫的先生,请他爹带路进山找绺子“谈正事”,他娘说药没了,也要一同前往。他们将长衫先生送进山后,没有逗留,采完药后,便往回赶,可刚翻过虎猪岭时,撞见了一小队日军。汉奸翻译诬他们“通匪资敌”,日军将他爹娘捆树上,用刺刀活活杀了!后来,还是那长衫先生扛着枪,带来一伙绺子,跟小鬼子干了一仗,打跑了鬼子,并抓了那个汉奸审明了经过。村里人说,那长衫先生早年就在邻乡一带活动,他领着穷人打土豪分田地……说来也怪,大燕山的绺子们,自此便成了专打鬼子的队伍。

“那年我才九岁,没了爹娘,哮喘更凶,差点病死。多亏爹娘积德,也多亏长衫先生留下了几块大洋,并嘱托了村里人……我的命算保住了,却落下乜斜眼看人、一急就结巴的毛病。”表叔长叹命运不公。

无依无靠的他,被好心村民说合,顶替死去的老哑巴,给村中大善人燕老爷家放牛。表叔接过放牛鞭,带着自幼养大的两条爱犬阿黄和阿黑,开始了放牛生涯。狗既帮他防兽,也为燕家看牛护院。

暮春之际,表叔在山脚放牛,与小牛犊嬉戏。一队围剿绺子未果、沮丧凶残的日军从山上下来。军官一眼看中小牛犊,命士兵抢夺。表叔拼命护犊,被日军拳打脚踢至遍体鳞伤,捆在树上。扑咬军官的阿黄和阿黑,也被鬼子拔枪射杀——阿黄毙命,阿黑重伤窜入山林。表叔昏厥。

醒来时,见鬼子围着火堆,跳着“阿波舞”,争食烤熟的小牛犊和阿黄。表叔悲愤嘶喊,直至再次昏死过去。鬼子酒足饭饱离去。许久,重伤的阿黑窜了回来,它用尽最后力气咬断绳索,舔醒表叔后,死了。表叔望着小牛犊和阿黄的残骸,以及死去的阿黑,号啕痛哭。

他带伤回到燕家,老翁不在,只得向管家哭诉原委。管家非但不同情,反诬他偷吃撒谎,指使下人将他毒打。旧恨新仇涌上心头,当夜,表叔带着满身伤,咬牙冲进大燕山——要入伙当绺子除恶人。

他摸到绺子窝,山寨却拒之门外,称“大当家的”不在。表叔疑是推托,决然跪在山门外烈日下苦等,以证诚心。跪至晕厥时,一队人马归寨,为首者正是大当家——“鸭脚板”板爷。

县志载:板爷本姓熊,幼贫,民国初落草,劫富济贫,不扰百姓,轻功卓绝,行走如鸭,故得名。后受长衫先生指点,专打日寇。

板爷命人抬表叔进寨。醒后,表叔诉说上山缘由:报仇!

板爷见他瘦小,骂道:“滚!”表叔急了,乜斜着眼争辩……板爷喝问名字。

“狗仔哩,干嘛总乜斜眼看我!”

“斜眼是病根,咋办?”表叔反瞪一眼。

为证明自己,他编说学过拳脚、力大能抱牛犊。板爷不等他说完,一脚将

他踹翻:“这还叫练家子?滚!”但表叔复仇心切,诉说父母血仇、牛犊爱犬惨死及因此挨两顿毒打之恨。

板爷见他坚决,似有松动,扫过其稚嫩脸庞又犹豫,眼一瞪道:“非要入伙?行!纳个投名状来!杀个鬼子,或杀了那管家!再不济,偷点鬼子衣物刀枪也成!”实是盼他知难而退。

不料表叔应允。他暗忖:杀人不敢,偷鬼子东西,瞅准时机或能成。

两月后,机会来了。酷暑午时,一鬼子军官带一兵巡逻至虎猪岭脚下的小河边,耐不住热,脱了衣服放下武器下河扑腾。表叔窥见,心跳如鼓,瞅准时机,一个箭步上前卷走所有衣物刀枪,如鬼魅般消失无踪。

得手后表叔狂喜,终于能上山报仇了。鬼子哇哇乱窜回村,村民传言,见燕家放牛娃狗仔哩拿着东西往深山跑,说是去交投名状“干大票”。话传到日军耳中,他们数次剿匪无功而返,无处撒气,竟将无辜的燕家老小十余口活埋。

表叔带着投名状上山,板爷和绺子们皆惊。板爷大喜:“狗仔哩,真搞来了,还这么厚重!”他兑现承诺收下表叔,叮嘱:“你还小,跟我当个跟班小幺吧。”

后来,便遇上了惨烈的虎猪岭阻击战。日军调集百余精兵,围剿不足百人的简陋绺子队伍。战斗残酷,日军火力如狂风暴雨,队伍被冲散,各自为战。

意外竟突然而至:一颗冒烟手榴弹落在板爷脚下,千钧一发之际,表叔飞身扑抱板爷,奋力将他推入旁边土沟。轰然巨响,土石纷落。刚回神,十来个鬼子猛冲过来。板爷抡起表叔偷来的王八盒子撂倒五六六个。余下鬼子缠斗上来。两人相互解围,险象环生。最后两鬼子刺刀刺向表叔,板爷单臂猛推,飞身窜出,将表叔扑倒。表叔得救,板爷却被连捅三刀。鲜血如泉涌,染红衣衫土地。

表叔目眦欲裂,悲愤怒吼,情急之下,扣动因潮湿哑火数日的鸟铳扳机——“砰!”散弹竟奇迹般射出,连中二鬼。他怒瞪双眼,攥紧“鬼刀”,砍倒最后一鬼!

此时,东西方向又冒出七八个鬼子,哇哇叫着猛冲过来。表叔自觉必死。却不料,神奇的一幕上演了:鬼子侧后左方竹林窜出一群野猪,右方松林冲出几头猛虎。它们呲牙扑向彼此,将中间鬼子卷入混战。瞬间,三鬼死五鬼伤,虎猪仍犹斗不休……

表叔的剧烈咳嗽中断了叙述。我补充道:“县志记载了这场‘燕岭悍勇’的虎猪岭阻击战,战至最后,仅余四位生还者。”

“没想到,其中就有我。”表叔虚弱道,“战后不久,鬼子投降了。爹娘的仇……总算报了。”他喃喃,“每年清明,我都要上岭为死去的弟兄烧香奠酒……也祭拜岭下燕老爷一家……可今年,我去不了了……”

我紧握住他的手,“您放心!那些抗日的英雄,救困的燕家,我每年都会来祭拜上香的。”

表叔停顿,掩面而泣。那哭声发自肺腑。片刻,他再次指向墙上的鸟铳和“鬼刀”,紧紧地捏住我的手。

我瞬间明了,“表叔放心,我会好好保管这鸟铳和‘鬼刀’的,我也会好好讲好这段故事的!”

他轻哼一声,依偎在我怀中,安详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